

為消極之副證而已。

本此諸法，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徵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，大抵乃王臣之物。其依據國別者，于國別之中亦貫呂年代，得列國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，大抵屬于東周。故宗周盛時列國之器罕見，東遷而後王室之器無徵，此可攷見西周之政治情形與文化狀況之演進矣。

國別之器得國三十又二，曰吳，曰越，曰徐，曰楚，曰江，曰黃，曰邾，曰鄆，曰蔡，曰許，曰鄭，曰陳，曰宋，曰鄆，曰滕，曰薛，曰邾，曰邾，曰魯，曰杞，曰紀，曰祝，曰齊，曰戴，曰衛，曰燕，曰晉，曰蘇，曰魏，曰虞，曰秦。由長江流域溯流而上，于江河之間順流而下，更由黃河流域溯流而上，地之比隣者，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。更綜而言之，可得南北二系。江淮流域諸國南系也，黃

初序

四

河流域北系也。南文尚華藻，字多秀麗，北文重事實，字多渾厚，此其大較也。徐楚乃南系之中心，而徐多古器，舊文獻中每視荆舒為蠻夷化外，足徵乃出于周人之敵愾。徐楚均商之同盟，自商之亡，即與周為敵國，此于舊史有徵。而于宗周彝銘，凡周室與南夷用兵之事，尤幾于累代不絕。故徐楚實商文化之嫡系，南北二流實商周之派演。商人氣質傾向藝術，彝器之製作精絕千古，而好飲酒，好田獵，好崇祀鬼神，均其超現實性之證。周人氣質則偏重現實，與古人所謂殷尚質，周尚文者適得其反。民族之商周，蓋因地域之南北，故二系之色彩渾如涇渭之異流。然自春秋而後，民族畛域漸就混同，文化色彩亦漸趨畫一。證諸彝銘，則北自燕晉，南迄徐吳，東自齊邾，西迄秦邠，構思既見從同，用韻亦復一致，是足